

01 遠離口舌之爭，盡享口舌之快《再造經典·新十項全能》

<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p=68790>

演出：漢霖民俗說唱藝術團

時間：2021/10/08 19:00

地點：中正紀念堂演藝廳

已經很久沒有這麼複雜的看戲心情了，偏偏欣賞的作品又屬於喜劇。這晚在中正紀念堂演藝廳上演的，是漢霖民俗說唱藝術團的《再造經典·新十項全能》。

這裡的「十項全能」，包括單口相聲、對口相聲、群口相聲、古詩吟誦、鐵板快書、竹板快書、(牛骨)數來寶、太平歌詞、岔曲和說書(後兩者因故未演)。漢霖早於 2010 年起即有這種匯演，演員不只要有專精於單一類型的功底，團隊還得讓觀眾在短時間內一窺各類型之堂奧，實在不容易。

以《五官爭功》為題，開場我們便見識到精彩的群口相聲。故事起於王振全老師因對說唱藝術貢獻良多，獲頒文建會之非物質文化獎項，進而引起腦和眼、耳、鼻、口等的爭論：究竟誰才是獲獎的首要功臣呢？說唱全憑一張嘴能成嗎？難道不也需要耳朵的專注聆聽，鼻子的日常呼吸，眼睛的明察秋毫？大家分別扮演這些器官，笑料也由此展開。在這張攤開的地圖上，我們看到稍後登場的所有演員，接下來就是個別或兩位演員的表演。

太平歌詞是「說學逗唱」中「唱」的主力，這回由漢霖的資深團員趙中興擊板說唱《韓信算卦》。舞台一旁備有投影字幕，方便觀眾理解三齊賢王與道長的互動，卻也稀釋了聆聽和細看演員表現的專注程度。對口相聲則由剛果王子伊馮(就是那位維大力廣告中和蔡振南搞笑的黑人演員)和王振全老師擔綱，原本以貫口經典《地理圖》為題，卻改為相聲常見的啞語，以問候老友家人所引起的一連串誤會為內容。牛骨數來寶講的是《升棺發財》，趙中興捧哏，王振全逗哏，兩位老師沿著開電影院、大商場、歌廳和那「一頭大，一頭小」的棺材鋪爭得面紅耳赤，大眼瞪小眼，觀眾則是百笑不厭。

整場表演的腳本都是一演再演的經典，熟悉相聲和說唱藝術的朋友自然可以跟往昔看過的版本參照、比較，而陌生的觀眾也幾乎都能在網路上找到一兩則影音資料，更不用說換場和個別演出開始前，王振全老師總會簡介演出內容和腳本淵源，因此無論是回味從前還是開新眼界，《再造經典·新十項全能》都是很好的機會。

雖然如此，還是有幾點令人覺得可惜和感慨。首先，當晚的觀眾不到二十位，

這在能夠容納三百人以上的演藝廳看起來，格外寂寥。這場演出只是十月初至今連續十二場中的一場，觀眾人數或許因此分散；成團至今超過三十五年的漢霖也可能更將重心放在兒童教育方面，而非節目宣傳上；當然，「十項全能」而非單一腳本或類型的演出似乎也不太吃香。

其次，即使外行如我，也能觀察到演員的失誤。舉例來說，在開場的「五官爭功」中，飾演「口」的葛亞芹老師多次吃螺絲；更嚴重的是，幾個段落的神態都顯得為演而演，過於人為，令觀眾明顯察覺「演員正為下一個動作和台詞做準備」，一點也不從容。然而，說到從容，「韓信算卦」似乎過頭了些。即使故事和詞曲引人入勝，演員亦能因南腔北調和各式身段而呈現作品風貌之多元，但在擊板為節的過程中，趙中興老師的多處板眼稍嫌猶疑、浮動，咬字不夠清晰，表情也不那麼豐富，更像同桌用餐的長輩福至心靈下信手捻來一曲。

最後，開場時聽聞「文建會」（早已升格改制為文化部）三個字，配上許久不曾踏入的演藝廳時，我的心神已有部份遁入回憶，出逃至 90 年代甚或更早時期。這並不是因為眼前的藝術類型跟中國文化和我輩所受的中國教育有特別淵源，畢竟放眼當前活躍於各個展演空間和網路平台的三十歲世代相聲演員及其表演，我並不會被帶起這種「田園牧歌式的鄉愁」。

在伊馮和王振全老師的相聲中，有個彰顯中文博大精深段子。（生理）女性隆乳後，有四種情況：差異明顯是「大不一樣」，差異不明顯是「不大一樣」，比較糟的是「一樣不大」，最糟的是「不一樣大」。完全可以預見，這種或許會被歸成「地獄眼」的段落要是廣佈今日的社群媒體，必然引起爭論。事實上，啞語也可能面臨同樣情況，但要在相關藝術類型中「掃黃」或「反歧視」，絕無窮盡的一日。

這裡的重點不是「人權 vs. 藝術」，而是這樣的爭論在這樣的藝術所盛行的那樣的時代，以及這晚我所在的此刻，被悄悄擱置了，好像不曾發生也不會發生。我能夠安穩地對這個段子放聲大笑，儘管想到它可能引起的問題，但稍加壓制之後，也就這麼糊里糊塗過去了。那個時代的人（包括小時候的我和我的父母）也是這樣的嗎？還是不疑有他沉浸其中？

或許是想規避這種複雜情緒吧，整場表演最讓人毫無懸念陶醉的，反倒是《琵琶行》。音樂入文之不易，多少今日慣用成語能在此找到，江頭的景色，秋晚的風情和古今不移、人必有之的哀傷，都能在王老師起伏有致的朗誦中尋得。此外，張春泉功架十足的竹板快書《孫悟空三打白骨精》，也是聽再多次都不厭。隨著竹板音量和節拍的高低進退，當張老師扮演唐僧瞪大了眼望向遠方，我仿佛看到社群媒體上種種爭論的休止，暗自珍惜著這個總算能夠好好聽段故事的

夜晚。

02 即興不急性，又見「地獄眼」《豪愛笑：你抽我講相聲秀》

<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p=69041>

演出 | 台北曲藝團

時間 | 2021/10/12 19:30

地點 | 典空間

這場表演的最大特色是抽籤決定段子，以「你抽我講」的方式呈現即興的極限。演出共黃逸豪、宋明翰、吳胤頡、洪子晏、吳思偉五人，段彥希因故未參加。這群三十歲上下的年輕演員，一方面皆已鍛鍊許久，各有不凡和不同師承，另一方面也肩負推廣傳統的使命，試圖讓相聲與更輕鬆多元的表演方式接軌，我們因此能領略新舊綜合的趣味。

入場時，觀眾填寫演員表演的方式，好比「難過」（情緒）配上「單腳跳」（動作），想方設法虐虐他們。這個段落發生在整場演出的後半部，前半部則由觀眾爭搶抽籤權，決定演員講的段子。題名皆有編號，以電腦繪製成卡牌圖案投影至舞台後方。主持人點選舉手最速的觀眾，抽出的籤連同編號顯示在屏幕上，隨後由觀眾決定誰來說唱，接著演員再決定搭檔和捧逗位置。過程配上熱門音樂，視聽效果十足，現場參與感強；小朋友尤其樂此不疲，當晚抽籤者都是他們。

首先演出的是吳胤頡和吳思偉，講《口吐蓮花》。這個段子在上世紀末翻紅，本是趁著坊間許多自稱「大師」（從氣功到宗教）的騙子層出不窮而來，頗能應和時事。在雙吳的演出中，除了原有的不停互損、打鬧外，也針對台灣政治人物稍作嘲弄，好比逗眼的吳胤頡飾演大師，因「英文」不好而捨棄豐厚演出報酬（以美元計），給了捧眼的吳思偉一個趁勢偷師的機會，搞笑由此展開。

之後，我們還可以看到「猜燈謎」（宋明翰、洪子晏）和「學啞語」（宋明翰、吳思偉）的常見主題，內容當然不乏演員的臨場發揮。到這裡，大家可能以為所謂的「即興」僅限於傳統相聲主題和段子的「即席」選擇而已，少有真正為了現場應對而大幅改造內容的情況。然而，當卡牌抽出「吳亦凡」時（沒記錯的話，又是雙吳），相信到場觀眾對於演出團隊動真格的程度，已經不大懷疑了。不過，也因為這般出格的題目，演員們似有被難倒之勢，看得出來必須嫁接許多自身熟悉的問答套路，才能將笑料寓於順暢的對話和故事而繼續發展下去。換句話說，演出形式固然新穎刺激、真槍實彈，卻多少稀釋了內容的扎實程度，而這的確是兩難。

由於觀眾臨場抽籤和選擇，演員上台的次數也不同。總計吳思偉四次，宋明翰

三次，吳胤頡和洪子晏兩次，黃逸豪——不是黃豪平！——一次。黃逸豪這最後的一次，是整場最精巧的，他被抽中「夢中婚」。這個段子由郭德綱改編發揚，講的是一小人物於廟中一宿，一邊嚷著不活了，一邊又夢著紙醉金迷的荒唐日子。前文未交代，除了演員被動地給觀眾決定生死之外，尚能動用若干技能卡自救。黃逸豪此時使用這項權利，刪去「婚」，只講「夢中」。

在夢中，他因身體微恙，幾次遊歷閻羅殿。與《夢中婚》對照，既有延續，也有新意。只是這地獄一遊，連同黃歷來的演出風格和關注，包袱尚未抖完，已被筆者料到結局——閻王覺得黃逸豪相聲說得逗趣，很是喜歡，黃也順勢邀請其他演員上台，前往陰曹地府給閻王來幾段；果不其然，正是這番過程造就了字面意義的「地獄眼」。哎呀，地獄冷，笑話也冷（我還是不爭氣地笑了），但一切恰到好處，收放自如。更可貴的是，幾位演員在黃的從容力推下重新登台，既是母雞帶小雞，又起著畫龍點睛之效。一場即興演出能夠如此不急性地收攏全局，掌聲當然不能不用力給他催落去啦！

03 戲劇之外的觀演互信《好了啦！達康！》第五季第二集

<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p=69272>

演出 | 笑太夫漫才集團

時間 | 2021/10/16 14:30

地點 | 大稻埕戲苑

與其說疫情使這場表演延宕多時，觀眾迫不及待前來欣賞漫才，不如說台上台下兩造朋友久別重逢，值得思考的「觀演關係」就此展開。

達康二人從當晚將要施放的大稻埕煙火打開話匣子，警告大家待會表演結束務必快速逃離現場，因為這一帶馬上就要佈滿人群。「有人會留下來看煙火嗎？」「該不會是因為煙火才來看我們的吧？」望著觀眾，寒暄完就是一陣誇張的鬧騰——「在河堤外看煙火，是不是也要保持社交距離啊？」（雙手伸長）「太誇張了吧，這個距離也太長了吧？想叫對方看煙火、分享心情，還要用吼的嗎！？」把事情推向極端的論法，雖然在搞笑的情理之中，卻老是出乎觀眾的意料之外。夾雜在情理之中和意料之外的這股「老套」，奇妙地不讓人厭膩，反而倍感親切。

這只是節目的開場。《好了啦！達康》這回來到第五季第二集，帶來的漫才主要有兩段：一個是「努力地不想努力」，另一個是「參加婚禮」（確切名字有待主辦單位公布）。「參加婚禮」夾雜了達康過去的政治哏，一下是裸體拍照的胡扯，一下又是何瑞康不斷以「八叔公」濃厚的鄉音亂入。「努力地不想努力」最是好笑且寓意深遠，明明是關於時下生存的嚴肅問題，演變到最後，兩位演員卻必須相互較勁，用盡全力稱自己是「垃圾」，以便證明即使耍廢、擺爛，也已經到了使盡渾身解數才能活下去的地步。何瑞康逗哏（裝傻）時的欠揍面容和陳彥達捧哏（吐槽）時老是被整的情態，都相當從容、自在。

與兩段漫才交錯的是「達康來解答」。由他們抽出觀眾開演前寫下的提問，臨場發揮，說出自己的看法——「請問開車時，遇到紅綠燈都是紅燈的情況怎麼辦？」原本達康二人不懂「紅綠燈都是紅燈」是什麼意思，還以為是「三顆號誌都顯示為紅色」；理解之後，方才針對前者答曰「超速」（路段間的號誌都有特定時長設定，只有暫時超速才能破解限制），並把後者說成是「超自然」（都是「超」字開頭），頗為巧妙。

演出中後段，則有哈利（曹瑜）的「迷之音」串場：哈利本人沒有出場，而是扮演旁白，主導達康二人的互動，屬於即興短劇，題目也是抽籤決定。此間趣味在於，一方面達康被哈利任意編造的情節惡整，另一方面哈利瞎掰劇情時捉

襟見肘的糗態。短劇的內容自然是亂七八糟地好笑，為了讓故事成形，小精靈的村莊可以有（被誤認為整脊專用的）八爪椅，黑膠唱盤還需人力發動，這些已經不是事後閱讀任何詳細文字所能領會的。

撇除個別笑料的邏輯和演員的表現，參與一場完整的《好了啦！達康》最讓人驚嘆的，反而是段落之間的銜接。整場節目超過一個半小時，在台上的只有達康和隱身的哈利，而段落多達五個以上，這些全靠兩人撐場；換句話說，何瑞康和陳彥達必須同時肩負主持和演員的工作。

試想，說完類似「好的，接下來帶來今天第一段漫才」的宣告之後，同樣的兩人馬上小跑步喊出「我是阿達，我是康康，我們是『達康.COME』」給人什麼感覺，尤其前幾分鐘開場主持時，他們已經開始搞笑了。這意味著老實不客氣地跟觀眾說「我們要表演了，注意喔！」——問題是，剛才難道不已經在表演了嗎？——因此不管接下來的表現如何自然，大夥也已經心知肚明那是「假的」。這就去除了請觀眾暫時「擱置懷疑」的戲劇常見手法，反而像朋友之間聊天到一半，一人突然扮起某個討厭的人物，用力嘲弄一番；明明你我都知道現在是在聊天，因此是「演的」，卻樂此不疲，依然陶醉。如果我們只是在 [youtube](#) 上觀看單一段子，是不會有這層感受的。

這種行進方式必須獲得觀眾的信任和理解，台上台下要有一定的默契，否則只會造成尷尬，或給人虛應形式、匆匆過場的感受（好比日本的節目怎麼走，我們就照做）。部分團體有時為了迴避這種狀態（因此，上述情況不只是體力和人力的問題），便選擇和其他團體共演，彼此互為主持，或乾脆另請主持人，讓「綜一藝」建立在「分一工」上。然而，一旦完成上述銜接，使之順利過渡，便能在戲劇占主流地位的表演藝術中，為節目或帶有互動性質的廣義說唱藝術劃出獨立的、專屬自己的領域，凸顯跟戲劇截然不同但又大方包含了戲劇的精神。就此而言，達康.COME 無疑是相當成功的。兩個人和在場上百人作為朋友互相笑鬧，這場面在平日生活中實在罕見啊！

04 團體短劇與雙人漫才的較量《職男人生 7-有夫之夫》

<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p=69131>

演出 | 面白大丈夫、林木森

時間 | 2021/10/17 15:30

地點 | 桃園市立圖書館平鎮分館演藝廳

透過演出開場的前導影片，「面白大丈夫」（以下簡稱「面白」）的「職男人生」系列成功設定了擺脫職場艱苦、快意而活的搞笑形象，而這不只是影片內容，也是演員們的真實經歷。2019 年才由阿量、董軒、耿賢和西追四位非科班出身的演員組成的「面白」，在兩年多的時間內，已經成為相當受歡迎的搞笑團體。這次筆者有機會欣賞演出，證明其官網羅列的觀眾人數之增加一點也不假。

第七回的內容兼有短劇和漫才，並穿插多部短片。短劇演出了假扮藝術家和觀眾所參加的展覽、比數相差過度懸殊的籃球賽、神祕搞怪的寵物溝通師，以及表現演員忘詞的荒謬喜劇。漫才則包括關係一團混亂的提親記（即本次演出主題「有夫之夫」）和服飾店內顧客和店員的滑稽互動（由阿量和西追組成的「過敏原人」擔當）。短片多為篇幅極短的小故事或笑話，如朋友爽約和生前契約的推銷，我們也看到「達康.COME」兩位演員出現助拳。

製作和欣賞這類「出一張嘴」的表演藝術必須直接考量節目的編排或先後順序，哪一個環節該輕鬆、無須專注也能領受趣味，哪一個環節又需仔細聆聽、方能從中感到笑料。就此而言，「面白」安排短片串場，稍微稀釋一下注意力，是相當聰明的手法。雖然內容仍屬戲劇，但媒介形式的轉變（從表演變為錄像）為觀眾帶來了不同體驗，不用老是望著由具體物件和血肉之軀構成的舞台。更重要的是，在沒有主持人的情況下，如何在戲裡戲外進出也是一大問題。「職男人生 7」的各個段落性質分明、銜接順暢，用不著戲外提點或自演自介，而短片也起著過渡的功能。

然而，回到演出內容，似有幾處的哏太過線性或均勻，尤其發生在兩人對演的時候。舉例來說，在「朋友爽約」的極短篇影片中，幾乎聽到前兩三次的推託之詞，就可以猜到往後的發展，而事實也確實如我們所料：朋友總是「正要前往目的地」，直到單獨一人的約會結束。此外，服飾店中店員與顧客針對只有「一半」的衣褲爭論——上半部還是下半部，左半部還是右半部——時，捧逗間的互動也相當對稱。與此相反，多人短劇更能凸顯腳色和敘事層次的多重，笑料也更豐富。好比「籃球賽」一節，每次登場的人物誇口的技能和背景都越來越強烈（從美國名校畢業生到啦啦隊員），對照球賽比分和結局，也越加滑稽。

對我來說，「職男人生 7」的「團體戰」表現更勝「雙人戰」。雙人漫才的難度在於，捧逗（裝傻和吐槽）互動的俗套在大方向上早被觀眾瞭然於心；我們入場前已知會遇到這般形式，因此渴求的遠不只如此，還包括意外而適當的岔題、捧逗比例的偶爾失衡等，更別說是少見而絕佳的題材、腳本和合拍的對話。簡言之，漫才更像是一種「掙脫術」，於綁手綁腳間緩慢脫出的藝術。相對於此，四至五人的團體短劇首先免除了俗套所建立的慣例，因此有更豐富的素材可供運用，這也讓搞笑從「出一張嘴」的性質（相聲和漫才皆屬這一大類）走向較為狹義的當代戲劇。我們看到，「忘詞」這一節甚至以燈光切換製造時空推移的效果，面白大丈夫在戲劇方面的表現是更得心應手的。

無論如何，在短短一小時多欣賞到這些類型的表演，實在非常滿足。看著座無虛席的演藝廳，前文若有批評之處，也只是事後的一己之思罷了。在放聲大笑的當下，誰會想到那些東西啊？我可不會！

05 我們還能怎麼創新？《笑林狂記~不可一世的傢伙們》

<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p=70154>

演出 | 笑林豪傑

時間 | 2021/11/13 14:30

地點 | 西門紅樓二樓劇場

這次的表演仍然由多個經典段子組成，將它們串連起來的，則是笑林豪傑基於團隊發展困境而來的創意。

一開始我們就看到，明明要排練，團員們卻一一推託，不是沒有把台詞練好，就是乾脆把焦點轉移到團隊轉型的問題上，彼此之間的鬥嘴由此展開（這些當然都是安排好的戲劇內容）。首先，是由急性子、慢郎中和貪小便宜之人所構成的《日遭三險》，這個單口相聲講的是衙門新上任的官員如何斷案立威。接著則是對口相聲《同仁堂》，我們隨著快板走訪打鐵舖和豆腐房等，台上二人從押韻與否開始爭論。

繞著繞著，黃孝和王瑀談論起政黨籌組，以利團隊轉型。由於民意代表不只為民喉舌，還需「身強體健」（意味著在議場打架的各種肢體動作），笑林豪傑引入了功夫滿滿的《論拳》。這段貫口經典的主軸由王瑀擔當，各式拳腳功夫一一托出，一氣呵成，好不過癮！儘管我們可以藉由女性在相聲傳統中地位之不彰來反顯王瑀的努力，但時至今日，或許忽略性別差異才是對一個演員功底的尊重。

此後，團隊轉型話題依舊，既然籌組政黨不好，那改開廣告公司唄！於是我們聽到改編自《升棺發財》的段子。這段數來寶快板跟《同仁堂》有些相似，都涉及不少店鋪類型，畢竟數來寶本身即與經商有些淵源。歷來不少改編都會加上不同店鋪（不管是切麵舖還是電影院），這次笑林豪傑另外選擇了速／素食店，我們也就沒有聽到那著名的「一頭大，一頭小」。

整場表演以一段發生在豪宅古堡內的喜劇作結，黃笑、陳杰、王瑀和陳宥恩紛紛上場，又是外星人又是監視器和顯微鏡的，看著陳杰總是為了獲得女星的通訊軟體帳號而屢屢被收買，觀眾樂此不疲。

走出紅樓，儘管心滿意足，卻隱約感到諸位豪傑的焦慮，特別是在相聲發展上；以團隊的困境來串起各段相聲的方式，想必其來有自。沒料到，晚間翻開團隊臉書，見到黃笑的自白，恰好與「[傳統相聲已經瀕臨隱遁大眾視野的無力](#)」有關。

古典藝術在當代社會的持存，幾乎都會面臨如何創新的問題，從西方的古典音樂到台灣的歌仔戲皆然。在相聲方面，創新或有三種可能：第一，老段復演，僅在串場部分創新；第二，老段改編，著名的哏和經典包袱只有小幅變動；第三，也是最少見的，即新創腳本，設法再造新經典。前兩者很常見，當前許多演出也已如此，而後者卻似乎因為頗吃中文根底、編演能力和說話及演說技巧（包括「說學逗唱」等功夫）而相當少見，就先不說此類一出，究竟還算不算相聲、是否要面臨許多批評。

傳統文本原是通過時間和諸般演化的殘酷考驗而保存下來的，因此真正的創新（假設就是上述第三種）所依靠的，絕不只有創作者一方的能力，還包括社會關係或客觀時局的改變，以及我們能否將新創作品巧妙安插進這些改變中的特殊際遇。仔細想來，這是一種主客關係的耦合，個人嘔心瀝血之餘，依然可遇不可求；甚至就算發生了，也沒有多少人能夠即刻發現。

雖然如此，在歷史的低潮期，仍有許多事情值得奮力一搏，哪怕相當微小。好比在這次演出中，開場將近二十分鐘的時間，演員的麥克風是有問題的，這讓耳包如我異常焦慮。此外，我也不認為就文宣的平面設計來看，團隊的美編達到風格一致的水平。這些當然都不是相聲乃至說唱藝術的本質，但它們仍然重要，尤其說唱又是一門表演藝術，而表演追問的最終就是「如何將方方面面妥善示人」。天道酬勤，創新從來不橫空出世，恐怕正是發端自無關痛癢的小細節。

06 「脫力」是好笑的嗎？《愛在這一刻聯誼會》

<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p=70589>

演出 | 傻孩子宅急便

時間 | 2021/12/12 13:30

地點 | 課廳演創空間

劉向和 Luke 組成的傻孩子宅急便，這回帶來了《愛在這一刻聯誼會》。融合戲劇、漫才和大喜利，這部作品以「脫力」為主要訴求，試圖逗笑大家——雖然某些時候，我無法開懷大笑。為什麼會這樣呢？以下試著自問自答。

故事背景是這樣的：兩個單身男子準備為前輩辦聯誼，希望能遇到理想的女性。一開始舞台空著，有舒適的沙發和可愛的玩偶，擺設是一派家居。接著演員們一位提了盒裝披薩，一位以紙箱裝了各種零食進場。他們開始談論適才公車上，大家投向他們的異樣眼光是因為這樣大包小包，好像剛離職、從辦公室搬走，還是……褲襠拉鍊沒拉。Luke 檢查了自己的狀況——沒問題，休閒褲沒有拉鍊！劉向低頭，發現自己真的沒拉拉鍊，於是陷入苦惱：糟糕，如果我們拉鍊都有拉，就可以確定大家的眼光是針對一大堆手提物而來，但若加上石門水庫這個變數，就很難判斷了，這太令人苦惱啦！

這種無聊的煩惱充斥整場演出。事實上，只要我們對自己的處境觀察敏銳，就會發現日常生活到處都是這種會讓思想飄走的「小抽風口」，直線的敘事和完備的體系在大量孔縫面前就像疊疊樂，被抽掉一個個積木而搖搖欲墜。鑽牛角尖、分神岔題、不斷繞路和各種對事物的極端論法——總之就是「無事化小，小事化大」——在此都是合理而必要的。

在宣傳時，傻孩子宅急便強調這次演出的脫力特質。說到「脫力」，劉向似乎頗喜歡《時效警察》。這部漫不經心的日劇時常被定位成「脫力系」，但脫力作為一種元素，其實也遍布許多不屬於「脫力系」的作品。《四重奏》通常不會被說成「脫力系」作品，可是其中一個已經在劇迷間廣為流傳的橋段也頗脫力：一群人在餐桌上正要開吃炸雞，松田隆平直接擠了檸檬，於是引來高橋一生不滿。松田以為高橋不喜歡炸雞沾了檸檬汁，但高橋表示，重點是擠檸檬之前要先問過大家。在這種情況下，高橋很容易被認為不喜歡檸檬汁，縱使他說這裡的問題無關喜不喜歡檸檬汁，松田也未必會相信。爭論於是開始：就算大家都喜歡檸檬汁好了，松田也只顧慮了自己的感受而忽視他人；反之，高橋看似顧全他人感受，卻狡詐地不表明自己想法，甚至有用他人感受來隱瞞自己確實不喜歡檸檬汁的嫌疑。

之所以岔這個題，是因為坦白說，我覺得《愛在這一刻聯誼會》的許多段子並不好笑，或者說，不能用「好不好笑」來論。這不是說他們的表演失敗，反而是「脫力法」運用得宜。在「脫力」的概念面前，開懷大笑顯得有些淺薄。脫力的目的與其說是好笑、歡笑或爆笑，不如說是莞爾，而莞爾的本質則是「開竅」：在最平凡的事物中無意間發現可以自體系出逃的孔縫，邏輯於是崩潰，用老派的成語來說，就是「難得糊塗」。《時效警察》的整個時效管理課就是這般存在，松田龍平和高橋一生的檸檬炸雞爭論，以及劉向和 Luke 好奇路人的異樣眼光究竟出自什麼，也是一樣。

《愛在這一刻聯誼會》還有一個哏，同樣介於好笑和不好笑之間（抱歉，也許我漏了兩位演員及其友人圈和漫才圈的某些脈絡和玩笑）：只要對話中，有人被稱讚「聰明」，就必須故作謙遜地表示「一點點、一點點啦」（附帶手勢），隨後在白板記上一筆，表示勝利。這個把綜藝節目的遊戲挪移到戲劇中的手法，因為兩人的「聰明→一點點」比分而瓦解、分散了聯誼的敘事。稍後現點現做的兩位「前輩」到場，也被捲入這場莫名其妙的競賽。

當然，其他段落——尤其是劉向扮成不參加這場聯誼的女生——都有爆笑的成分，但它們和傻孩子宅急便強調的脫力，卻是不同層次、不同性質的，也因此，整場表演的質地其實相當混雜，有時讓觀眾抓不到該有的反應。大概因為傻孩子宅急便兩位演員的聰明不只一點點，而是很多點，所以才有這麼多考量，並願意冒險做這樣的嘗試。我們知道，事情想太多就不好笑了。可是我們要好笑，還是會心一笑呢？這就見仁見智了。

07 裝傻與吐槽的追趕跑跳《妳好漫才之秋季大三角》

<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p=70677>

演出 | 現點現做、暴羅 Walk

時間 | 2021/12/11 21:00

地點 | 課廳演創空間

《妳好漫才之秋季大三角》分上下半場，這裡只記上半場現點現做和下半場暴羅 Walk 的表演，因為它們的特色最鮮明。

這是第二次看現點現做的演出。兩位演員自報團名時總是故意錯落交疊，無法同步，然後稱自己是「最有默契」的漫才團體，讓觀眾一開始就對他們留下深刻印象。接下來，他們還會「實現」團名：讓大家「現點」，他們「現做」，也就是觀眾出題，他們及時演出段子。這樣的互動迅速拉近台上台下的距離，好笑的是，觀眾一出完題目，他們就大喇喇地硬拗到自己事先準備好的段子。這麼愛玩，讓人不喜歡也難。

這次聊的是外星人，還真沒想到現在還有人在談《MIB 星際戰警》！哈利多次拿「記憶清除筆」出來胡鬧慶慶，成為兩人之間主要的動作。對我來說，這場的重點是吐槽和裝傻之間的比例和主從問題。綜合 11 月他們在台中葫蘆墩文化中心演講廳的表演，似乎喜感和存在感明明都超強的哈利，鋒芒總是被慶慶遮蔽。慶慶的吐槽——從次數、台詞多寡到音量——太亮眼、太充沛，有時讓人覺得哈利的裝傻遠遠不夠，就算後者試圖在表演中加入大量身體動作也一樣（私心覺得，哈利這位演員就算不表演，也透露著一種等一下不知道會出什麼亂子的不對勁氣質）。

一般來說，裝傻常常更主動，吐槽相對被動，這樣的不平衡會讓表演的質地不過於均衡和平板，符合常規下「作亂（裝傻）而後被糾正（吐槽）」的過程，許多漫才的笑點正是建立在這個過程的顛簸不順上。這不是說吐槽只能處於副二的地位，事實上他們操控了表演的節奏，力量因此相當大。所以，如果吐槽也跟著跳下來主動說事，難免淪為嘈雜的鬥嘴。這或許是欣賞現點現做時，雖然好笑，但偶爾也會感覺失焦的原因。

第一次看暴羅 Walk 的我，一直把團名記成「暴龍 Walk」（暴龍走路），而且直到他們上台自我介紹、說出話來時，我才意識到原來是美國演員「保羅沃克」（Paul Walker）的諧音。小羅穿上西裝看起來一派人生勝利組，暴牙穿上西裝……還是暴牙。前者吐槽，後者裝傻，一點也不令人不意外。

暴羅 Walk 在下半場帶來的演出，以回憶當初兩人如何組成團體為主題。我們看到許多偶像劇的梗，而且是日系青春校園系列的，好比暴牙在雨中奔跑，大喊「學長」，再設法與小羅共撐一把傘。每次重複這個段落，結果都不同，也一次比一次誇張。雖然兩人的對話很有趣，但這裡的看點是他們精心設計的大量動作。為了交待學長學弟的「情誼」，兩人甚至安排了（太空）槍戰的段落，一人倒進另一人懷中，然後吐槽的小羅清醒過來，拼了命要裝傻的暴牙停止。兩人的配合度和完成度都相當高，走位、轉身和肢體的接觸都堪稱精準，作為特定情境下的身體表演，單看也很精采，他們應該為此做了不少功課。

顯然，漫才不只是說話的藝術，而且就算把身體動作考量進來，演員的特質也不僅於麥克風前的儀態、手勢和側身的角度，還可以包括滿場奔跑、來回走跳等大動作，而且程度還是相當頻繁的（整體而言，畫面是否「滿溢」又視舞台大小而定），端看腳本的編排是否成立。

課廳演創空間的表演區大小適宜，觀眾加演員可能三十人不到，卻不會讓人覺得冷清。在這裡欣賞漫才，除了歡笑之外，也相當安心，誠摯希望看到更多團體在此演出。

08 化多於一，寓教於樂《喜劇聯萌》

<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p=70624>

演出 | 逗逗先生／沐寧相聲說演坊

時間 | 2021/12/11 14:30

地點 | 桃園市南區青少年活動中心演藝廳

沐寧相聲說演坊在桃園經營說唱藝術已經一段時間，這次的演出繼續本著推廣相關技藝的理念，讓觀眾一次看到多種形式的表演。有扎根在舞台幾十年的著名相聲演員，也有從網路媒體走紅的站立喜劇新秀，他們組成「逗逗先生」，為我們帶來「喜劇聯萌」——活動名稱已經預告了靈活運用諧音的趣味。

開場由魏竹嶢和林靖演出。由於林靖一般被認為致力喜劇演出（娛人時代），魏竹嶢便「讚美」他同樣專精於相聲的「吃喝嫖賭」（當然應該是「說學逗唱」）。此外，他們也順道搬演了常見的學啞語：魏竹嶢固然從容表現，林靖的身段和口音也不惶多讓。值得注意的是，整場演出沒有專門的主持人，因此每一個組合登台時都得自我介紹，隨後原地開演，演後再介紹下一組演出者。這種接力賽不只考驗演員的本家技藝，也連帶要求他們具有基本的主持功力。

微笑丹尼是第二組表演者。一如既往，他懷著懇切的表情講著令人開懷大笑的故事。這回，他的脫口秀內容正是自己從前脫口秀的經驗。除了過去曾因誤解「三S」原則——**Silence**，聆聽周遭，別無反應；**Smile**，除了微笑，別無反應；**Speed**，快速離場，別無反應——而導致演出失敗之外，他還提到參加兒童劇團時的尷尬對答，好比因為腳本需要而對小朋友提問時，本來期待他們拖著長音乖巧地如實回應，怎料竟獲得「你猜啊！」的回馬槍。

接下來是改編自《拴娃娃》的段子，這個段子的趣味在於太過「省話」而引起的諸多誤會。該段落隨後讓位給「絕代雙驕」兩位小女生的貫口和快板。雖然吃了些螺絲，但老師李沐陽還是大方鼓勵她們，並且在此加入抽獎活動，跟觀眾直接互動。在推廣說唱藝術方面，有孩子們參加無疑是重要的一環，這讓觀眾不只是欣賞，更願意攜家帶眷參與，進一步看他們成長。

劉士民和謝小玲從中古車行講起的段子，則一路連結到聶小倩和寧采臣的倩女幽魂，甚至還提到了寶可夢，可謂橫貫中西古今，從說唱到道具的使用都相當完備；只是劉士民作為捧哏，力道還是過於溫和了些。最後，是一段群口小品，講的是微笑丹尼所飾的導演要試鏡三位演員的故事。三位演員分別由李沐陽、魏竹嶢和林靖所飾。李沐陽是內定人選，大牌明星，魏竹嶢滿手零食，癡肥無法擋，林靖的氣質則相當陰柔，由此展開許多笑料；過程中還提到當紅韓

劇《魷魚遊戲》（由魏竹曉的服飾代表），這也是整場以說唱藝術為核心的表演中，最接近通俗戲劇乃至綜藝節目的一環。

整體而言，看得出製作團隊想要呈現給觀眾盡可能多的面向，讓大家發現原來說唱藝術有這麼多可能。不過，順著這個邏輯下去，筆者也好奇何以當天內容並未納入足以跟相聲比照的日本漫才，儘管在最後的群口小品中，微笑丹尼跟個別演員的互動其實頗有這樣的特質（每一對都是裝傻和吐槽）。事實上，如果退一步限縮在中國傳統的說唱藝術中，也仍有評書、數來寶和太平歌詞等形式，而它們是這次演出未能見到的。

無論如何，我們都看得出團隊更新傳統和接近大眾的努力，而廣納表演形式確實是非常必要的。期許沐寧相聲說演坊的耕耘能有更豐碩的成果，讓我們未來能看到更多吸引個別人才進入的單一形式表演。

09 連尷尬和聽瞞都好笑《緊急開場》

<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p=71279>

演出 | 娛人時代

時間 | 2021/12/26 19:30

地點 | 23 喜劇俱樂部

七點出頭抵達現場，吧檯前已有不少人在兌換酒水，這樣的空間安排特別能讓演出貼近生活。入場前和座椅上，觀眾拿到稍後節目會用到的抽籤紙條，讓我們針對空格填寫趣味答案。

《緊急開場》是娛人時代的專場，蓉丹利、梅根尚和強力喜靖接力登台，漫才少爺則客串演出。開場特別安排所有演員按照所屬團體輪番上場，我們因而能在第一時間知道今天的所有組合。以漫才和短劇的規模來說，演員這回在服裝上可說下足工夫，從西裝、空勤制服、代表食人族的「皮衣」和各種休閒服裝，一應俱全。

一開始是梅根尚的表演，兩人的漫才從昔日的偶像劇「鬥魚」展開，裝傻的品好和吐槽的尼尚分別模仿乖乖女和不良男學生，前者總是無法順利搭救後者，不斷幫倒忙。第二段輪到蓉丹利，故事發生在飛機事故的無人島，裝傻的小蓉包和吐槽的丹利分別飾演空服員和機長。雖是無人島，空服員想上廁所卻莫名其妙需要排隊……爆笑的橋段給了島上食人族喜德登場的機會。中場節目「天外飛來一筆」之後是強力喜靖，他們帶到了單身的問題。

接下來的演出是所有演員一起參與的短劇，中間另外穿插了愚新聞的遊戲（脫胎自娛人時代的 **podcast**），由漫才少爺來玩。問題有三：什麼是「咪咪冒冒」？為什麼 101 大樓叫做 101？「爸爸買給你」的廣告是在賣什麼？台灣演員們依序代表選項，由三木和太田來猜。連同整場表演最後的大喜利，最亮眼的焦點都是兩位日本漫才師，儘管台灣演員也針對問題（好比「馴鹿為什麼會罷工」？）寫下腦動大開的答案。

要為一場娛樂性高，明明是輕鬆自在的演出寫下文字，真的很累人（若演出內容非常嚴肅也就罷了），但綜觀整場演出，確實有兩點讓人反覆咀嚼。

第一，尷尬不斷成為一種笑點。這種尷尬可以來自忘詞，甚至是搞笑的失敗。演出剛開始，品好和尼尚的偶像劇一如既往出現忘詞的情況（儘管只有一次）。有趣的是，觀眾此時的反應取決於演員忘詞時的反應：如果演員能從容化解，大方面對，觀眾反而更樂，願意給他們倒帶重來的機會。此外，主持人靖兒發

現笑點不成功時，乾脆直接吐槽或刻意帶過，這反而成為另一種笑點（雖然我認為有時過了頭、太快打斷，部分段子其實需要觀眾再花一點時間領會，而不是失敗的）。

我們完全可以設想相反的情況：真的太尷尬、太難笑了，以至於觀眾再也受不了，直接掩面或走人，之後再也不看該團表演——但情況不是這樣。那麼，究竟是什麼條件使尷尬成為一種笑料？觀察整場表演的操作，似乎尷尬本身——台上台下都不知道做何反應，演員懷疑自己的表演是否好笑，觀眾也困惑表演是否該笑——是一種介於好笑和難笑之間的模糊地帶，在這個交界上，演員有餘力將它爭取或扭轉到「好笑的陣營」，所以尷尬與否很吃演員的反應（如怎麼處理忘詞）；簡言之，沒有一種尷尬是天生的。

除了演員的主動性之外，尷尬也發生在領會的過程中，因此需要一段時間讓我們觀察它是否真的「尷尬」：如果抓到那個眼了，心領神會了，尷尬其實就消失了，原本的模糊地帶被納入「笑區」。反過來說，笑，就是跨過反應上的模糊地帶；跨不過的話，當然尷尬。

第二，聽聽不斷成為一種笑點。這當然是針對漫才少爺的表演而來的：濃厚的日文口音在許多時候已經超過我們可以聽懂和聯想的中文範圍。三木與太田自知中文不標準，乾脆直接把這項缺點當作優勢來自嘲，結果是觀眾也樂此不疲。

要解釋這個現象，或許必須訴諸漫才的「機制」。機制是一套程序，只要踏入其中，任誰都會引起特定的效果；在此，這個效果就是令人發笑。裝傻和吐槽就是這樣的機制，只要有兩個人走進這層關係，在一段時間內有所互動，我們就會感到最基本的趣味。只不過現在這個機制超過了語言——否則聽不懂日腔中文，照理講我們根本笑不出來——涉及站位的方式、肢體動作和表情等。所以，說漫才是「語言的藝術」仍然太狹隘。

就此而言，太過執迷於字正腔圓的對話本身，反而多多少少掩蓋了漫才的無形力量，亦即一種自然而然引發諸多趣味的雙人關係和過程（機制）；如果只關心對話，不如閱讀由大量引號寫成的對白性文字或腳本就好。漫才之所以為漫才，就在於它必須存活於舞台上，透過身體及其所在位置觸發觀眾反應，因此超過了語言自身的能耐。這也是整場表演最讓我驚奇的地方：許多段落都讓人聽不太懂的漫才少爺，反而很好笑，因為它恰恰彰顯了漫才的本質。

10 型態紛陳的歡笑祭典《年末笑祭》

<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p=71370>

演出 | GBM 乾拌麵、柏豬、娛人時代（小蓉包和尼尚）

時間 | 2021 / 12 / 30 20 : 00

地點 | 3 Cafe Studio

《年末笑祭》由 GBM 乾拌麵、柏豬，和娛人時代的小蓉包、尼尚演出，形式相當多樣，包括漫才、即興短劇和不少遊戲，台上台下充滿互動。3 Cafe Studio 二樓的空間比想像的大，配上買票即可獲得的茶點，欣賞節目時很舒服。本文僅針對當天個人認為值得回顧的段落和表演形式，並不試圖依序記錄全部過程。

首先，柏豬的表演頗為用心，卻也最值得反思。他飾演一位老是狀況外的求職者，面試遇到的所有問題均出自人工智慧機器人。在他認真作答的過程中，這段節目成了他這位演員，及其設計好的靜態投影畫面（文本）的「雙人組合」，這是柏豬的巧思所在。其中，題目和正確答案包括了藍綠兩黨的政治哏，和王力宏緋聞等話題，把這位倒楣的求職者惡整了一番（順道一提，整場演出開始前的背景音樂都是王力宏的歌）。

我認為，有幾點原因使觀眾對放聲大笑有所保留。第一，投影畫面上的問題以文字和表格呈現，雖然我們能同步讀到，柏豬卻會複誦一次，因此聽來格外嘈雜拖沓，偏偏他卻不得不這麼做，因為若只靠觀眾看（螢幕）和聽（他的回答），感官轉換帶來的風險和疲憊會更大。第二，這種幾乎可說是介於雙人漫才、單人脫口秀和短劇之間的形式，固然極富創意，卻是我們相對陌生的，大家進入或熟悉它需要一些時間，但當天以這個節目開場，大夥的情緒還沒有被炒熱，心神不夠開放。在這個種情況下，我們是懷著好奇心來欣賞的（好奇必然帶有一定程度的緊繃），而非毫無懸念地放鬆。

漫才結合即興短劇

GBM 乾拌麵（請務必加上「GBM」去網路搜尋，否則只會找到大量食物）的段子，我曾於台中葫蘆墩文化中心演藝廳聽過，笑點建立在大弋和夏普兩人發生車禍和叫救護車的過程。雖然個別的哏都是好笑的，如打電話叫救護車卻叫成外送，或者確認傷者無大礙之後，救護人員轉身就走等，但腳本結構似乎過於工整。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發生車禍」和「叫救護車」兩個區塊，而它們內部又分別建立在多次重複上（不斷模擬車禍和呼救）。雖說裝傻和吐槽的大部分運作就是如此，但適時岔題、走偏、分散腳本焦點，還是可以讓演出不那麼均質與對稱，也顯得比較自然。

儘管如此，大弋和夏普的主持卻相當用心，也很流暢，在節目類型、淵源和遊戲方式的說明上都簡明易懂，持重的夏普和輕快的大弋是很互補的搭配（可惜這回演出，夏普有些燒聲）。

最安全而成功的表演，應該是小蓉包和尼尚。看過蓉丹利（小蓉包和丹尼）與梅根尚（品妤、尼尚）這兩個既定組合的表演後，再來看這次小蓉包和尼尚的組合，會覺得比較少見。小蓉包和尼尚分別飾演媽媽和小孩，小孩越是不吃三色豆，只見媽媽帶著小孩繞來繞去，說話也兜著圈子，最後依然用力將三色豆買下去。過程中，小蓉包幾次露出中年婦女摳門、苛薄的表情，尤其好笑欠打。此外，以觀眾寫下的趣味話語為中介的即興短劇，可能是整場最爆笑的，這同樣是由小蓉包和尼尚擔當。文本的胡亂跳躍逗樂全場，更有趣的是，開場和結尾所使用的話語，都巧妙鑲嵌進短劇的即時脈絡，在趣味之外更增添了巧合的驚嘆，令人佩服演員的即興能力。

綜觀整場表演，質地、好笑程度和演出形式可謂相當紛雜。也許有人期望一場從頭笑到尾、絕無冷場的表演，但對我來說，內含一些雜質與糾結、容得下事後討論與反思的活動，才更叫人印象深刻。一年以此收尾，絕對是幸福的。

11 獨立又相扣流暢的喜劇演出——《3 Cafe 喜劇夜—唬笑風生》

<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p=72198>

演出 | GBM 乾拌麵、傻孩子宅急便、Q 毛、佳諭

時間 | 2022/02/23 20:00

地點 | 3 Cafe

3 Cafe 近來致力推廣喜劇，这回邀來 GBM 乾拌麵、傻孩子宅急便、Q 毛和佳諭，除了情境大喜利和即興劇外，製作人筆筒也趁開場的時候小小講了一下段子。以下不討論大喜利和即興劇。

一位演員在台上獨自講話將近 10 分鐘，而且要逗笑觀眾，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我們往往可以看到他們準備了至少五或六個幽默故事，試圖將它們組合成一個整體，構成當天的演出內容。難就難在，這些小段落的關係和它們一一被推導、講述出來的過程是否流暢；就這點而言，非常像大家在舞池聽 DJ 一首一首歌放下去一樣，活動結束，明明聽了很多歌，卻因為首首無縫接軌而感到只有「一連串流暢的律動」。

筆筒準備的段子跟剛過的農曆新年有關，也跟單身有關，相當多樣，卻看得出設法整合這些元素的困窘。正是在每一次話題的轉換之間，演員編寫腳本和表演的能力顯露無遺。如果接縫太開，適才的笑點可是會摔落，墮入無聲懸崖的。儘管如此，筆筒（注意：不是鼻孔）身為當晚節目的製作人兼開場主持，有勇氣踏出這一步已經非常值得鼓勵了！

這晚演員們的段子都很精采，而且調性各不相同。Q 毛以「雖然我們戴著口罩，彼此的距離卻拉近了」這個頗具哲學況味的命題串起各個素材，從機車待轉區的騎士們看著一位男同志騎士滑交友軟體時擠眉弄眼的神情，到 Q 毛自己進大樓送貨，竟用「上次的问题我等一下回答你」來轉移守衛的注意力以便跳過實聯制掃描，再到便利商店內面對鳳梨口味的啤酒引發選擇困難症的後續事件，都緊扣著疫情中口罩下的生活細節，讓人會心一笑。

佳諭的段子建立在一個概念的創新上：花越少時間決定做某事，就是「衝動」（好比「衝動購物」）；花越多時間，則是「勇敢」（謀劃過，膽大心細）。據此，扣上外遇和性的主題，我們就不能說某人外遇是「性衝動」，因為這可能是他或她跟第三者互動良久後的選擇，所以必須稱之為「性勇敢」。這樣唸起來，不就充滿正能量，沒有那麼草率或禽獸不如下了嗎？於是，佳諭在沿著這個邏輯下去，宣稱要組織「性勇敢」協會，在街邊或賣場跟人權組織分庭抗禮，甚至深入菜市場向婆婆媽媽宣導。一個獨特的世界因為一個概念的重整與置入而成

立，敘事就這麼風情草偃地展開。雖然素材的獨立性還是清晰可見，無縫接軌的程度卻頗高。

這次傻孩子宅急便的段子，無論就發展還是主題來說，都是很典型的。主題是面試，而且還是很工整的三次；發展，用相聲的話來說，則納入了「斗包袱」。所不同的是，他們的創新也建立在世界觀的翻轉上：劉向和 Luke 單身很久，為了舒緩寂寞，他們想的不是交女友，而是（相當草食、宅、脫力地）養養小動物。邊翻動物圖鑑（奇怪，竟然翻到了寶可夢裡的尼多王），邊想著要養什麼，兩人卻突然意識到一個問題：怎麼知道動物願意被養呢？所以囉，要被動物面試啊！在劉向依序有禮地徵詢 Luke 所扮演的烏龜和金魚，但都被打槍後（金魚的段落，他們巧妙地以記憶短暫為限），尼多王終於答應被飼養。原因很簡單，大家養的都是那些熱門怪獸。結果，我們又看到兩個傻孩子跟一個冷門的「動物」湊在一起了（哭）。

或許是因為乾拌麵在這次的表演中擔任節目主持，帶領大家玩了不少遊戲，心力和體力都有些分散，總覺得他們以「志向是小偷」為主題的段子相當匆促，重複模擬「小偷」（做的壞事往往不是偷竊）的多個段落更像為演而演，似乎他們早就知道每一個環節的下一步是什麼——當然知道，但不能就這麼表現出來。

無論如何，在這個兩天次數創二十四年來新高的月份，可以在疲勞的一日終末欣賞脫口秀和漫才，絕對是開心的。值得注意的是，這場表演展現了喜劇最有趣的特點：段子要好笑或至少穩當，恰恰需要一個嚴肅的概念和命題支撐。老話一句，喜劇演員總是把歡笑帶給大家，苦思留給自己。

12 喜劇、錄像、笑料的重複與變奏——《職男人生 5：引卿入關》

<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p=72183>

演出 | 面白大丈夫、林木森、巫明如

時間 | 2021/2/20 15:30

地點 |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演藝廳

每次在非台北市的場館欣賞《職男人生》，總是佩服這幾年下來演員們的努力，隸屬政府部門的演藝廳幾乎座無虛席，不早一點抵達現場，進門時就只能跟大家擠人。這是我第二次欣賞面白大丈夫的作品，去年看過《職男人生 7》，兩相銜接比較下，總算再理解他們一些。

開場依舊是招牌片頭，一部用心拍攝的「苦命上班族」錄像，昭告觀眾面白大丈夫何以走向舞台。這部 MV 不只是一個華麗的自介，也說明他們融合影像又立基舞台現場的混合形式。考量他們在短劇中頻頻換裝的設定，更能瞭解錄像為此騰出時間的必要。

《職男人生 5：引卿入關》的「卿」指的不只是「你」（我們這些觀眾或喜劇愛好者），而是原本要共演的相聲前輩宋少卿。如果平時沒有看新聞，大概不知道為什麼開場時，董軒和耿賢組成的搞笑救星要拿「酒後不開車，開車不喝酒」來當破題，刻意誤將它當成新年吉祥話來說。這回的漫才以拜師學習握壽司為主題，開演沒多久就把「無菜單料理」講成「無料理菜單」，十足逗樂觀眾。

同樣與吃有關，西迫和阿量的過敏原人漫才組合以高級西餐廳為背景，表現一位待客方式特別誇張的服務生。這個段落比較有趣的地方是，分飾客人與服務生的阿量其實既是吐槽又是裝傻，搭檔的西迫扮演吐槽，在一旁相對安靜。在此，阿量有非常大量的肢體動作（滿場誇張的手勢、跳躍、表情和移動），能量飽滿。

漫才之後的幾齣短劇都很有趣。演員們飾演黑道大哥和一位想要入會的年輕混混。沒想到比「壞」時，前輩比的竟不是誰作惡多端，而是誰比較不健康，身體「壞」掉的部分比較多，年輕混混只能傻眼！甚至，這些壞蛋連搶銀行都要抽號碼牌啊！另一齣短劇中，時常參與面白大丈夫演出的林木森則飾演一位瘋狂、略微陰柔且歇斯底里的訓導主任，不斷胡鬧要男學生接吻。此外，還有一齣描繪辦公室戀情的短劇：男女職員檯面上大吵，轉身倏地又恩愛起來，吵得越兇，背地裡愛得越狂；沒想到，這種情況不只發生在一男一女之間，該女也和多名男職員處在這種表裡匆忙轉換的關係。最驚奇又好笑的是，眾人原以為不捲入這些糾葛的小職員（董軒飾），竟也和老闆以這種方式發生關係。

這些精采段落儘管精彩，我卻認為《職男人生 5》最有趣的部分是以錄像呈現的情境劇，這回安排了非常多警匪片的題材和持槍的段落。其中兩齣值得一提。

第一，董軒、耿賢、西追和阿量先後用槍抵住後者腰間（董軒對耿賢，耿賢對西追，以此類推，順序可能不符實際影像），表現電影中臥底正被幫派分子懷疑真實身分的緊張情節。想像四人依序排列，一個接一個做出上述動作。然而，透過剪接，排在最後的阿量竟又用槍抵住排在開頭的董軒。錄像中，演員注意到這種不可能發生在現實中的安排，開始感到訝異，「不對啊，我已經是最後一個了，怎麼還能拿槍抵住下一個……」於是錄像開始更瘋狂的剪接 loop（其中不忘更換視角和隊形）……。把角色意識到電影鏡框和剪接手法一事當作笑料，在目前的喜劇呈現中頗罕見。

第二，同樣是面白大丈夫四人，以偶像劇的老眼為題材：男 A 揍了男 B 一頓，要後者盡快追上即將出國的女孩，好生對待她。這裡的男 A 當然也愛著女孩，但為了她的幸福並顧及兄弟情誼，只能忍痛割愛（岔個題：注意職男的直男視角）。沒想到，男 B 狂奔而去沒多久，一位男 C 又衝出來揍了男 B 一頓，要他別放棄，務必把握幸福。看似滿滿正能量、彼此忍讓求全的段落開始重複，幸福不斷被耽誤，全場也被捲入爆笑中。當男 B 正要追上女孩，男 D 又出現，帶著前面的訴求補了男 B 一槍。

事實上，觀眾在上述情境出現第二次時，大概都能猜到後續發展。但因使用的媒材（錄像）和所在的藝術形式（喜劇）搭配起來很少見，雖然一切都在情理之中，仍感到意料之外，因而能開懷大笑。單一素材（以槍抵住對手腰間，男 A 揍了男 B）就像譜曲時的單一樂句，在不斷接續和重複中產生出或多或少的差異，堆疊起來，終成無盡的笑料變奏曲。

我曾經在上一篇評論中形容這種手法單調，如今看來，卻不是那麼簡單了。一回生二回熟，接下來還有機會的話，我想蒐集完所有回合的《職男人生》。

13 繪畫、落語和偶戲的三層互動——《三人成虎》

<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p=72214>

演出 | 不貳偶劇

時間 | 2022/2/25 19:30

地點 | 牯嶺街小劇場二樓藝文空間

《三人成虎》的「三」指的不只是三位演員，更是他們代表的落語、偶戲和繪畫三項技藝，以及整部作品包含的三個故事〈虎屋〉、〈貓與金魚〉和〈耗子〉。至於「虎」，則可以是三個故事綜合而成的「傳說」，不真實卻有深意，也可以是融合三項技藝的「實驗」，巧妙統一或有待更多的打磨。

全劇開場和結尾，偶戲和落語的互動都極到位，可謂無縫接軌。舉例來說，一開始以偶戲呈現兩位上山打虎的路人（一位主動機敏，一位較為憨慢），隨後便是落語師登場，適才偶戲段落成了落語師口中腳色的一場夢。偶戲和落語的形式轉換迫使我們注意落語師的登台，而故事又已經發生，戴開成因此必須在登台過程中上戲，稍加扮演剛睡醒的人。這對主要發生在座席上的落語而言，應是相對少見的。

結尾處更是精彩。虎屋主人失落之餘，披上令他懷念的妻之蓑衣，遁走山林，怎料蓑衣越發沉重，竟幻化成老虎的皮毛；在其妻（實為一頭母虎）的潛在引領或召喚下，他終成一歸山虎，個人與充滿人味的世界就這麼轉換成山林整體和神祕的大自然。此間戴開成眼神丕變，由坐姿轉為似要起身的跪姿，聳起肩膀，神色凝重，一邊擔起那變沉的無形蓑衣／虎毛，又扮演對虎屋主人說三道四的路人甲乙丙，絕妙程度令人幾乎能感受到市井人聲和深山的風動。

雖然如此，在故事的接合上，斧鑿痕跡還是明顯。三個故事的主要交會發生在兩屋用雕刻對峙，以及虎屋之妻明白事情真相等橋段：招財又討喜的鼠（耗子）被鄰屋的「虎」嚇著，待工匠親臨指點，方知那不是虎，而是貓；不過隨即一個反轉，這貓又不是真貓，實為虎子，由於小虎將金魚逗弄而亡，遂被扒皮做成雕刻時的參考模型；虎屋之妻（母虎）知曉一切後，糾結於夫妻恩義和母子感情，終究化作一陣風，消散而去。

此番設定的複雜之處，在於視角的切換：時而工匠，時而老鼠，時而又是兩屋主人。雖得見三位藝術家的用心，但這般手法畢竟不俐落。加之觀眾聆賞時，由於座位跟舞台的距離和各種現場及個人因素，戴開成的正字圓腔有時反顯黏稠，聽者須花點時間才可會意，甚至聽不清楚便草草帶過，進而影響對劇情的理解。以上，姑不論此前幾條故事支線稍嫌分散。

在繪畫、落語和偶戲的三層互動上，後兩者的配合挺說得通，它們分置不同時空（如一則夢境，一則現實）或共處同一時空（如落語師扮演類戲劇中旁白一腳，說明與之同時發生的偶腳故事），皆能起到不同而實在的效果。

反觀前兩者的搭檔，或者繪畫對後兩者的捕捉和描繪，則多少有些勉強。似乎，繪師和落語師一下子是彼此閒談的哥兒們（同在一間書房或酒館？），一下子落語故事又是繪師於書房自娛時的想像（從全劇開頭來看，可能如此）。就算這兩者都成立，綜合落語和偶戲的互動，我們不只要頻繁切換視角，還要深刻意識到多重時空，著實不輕鬆。複雜不是不行，只是需有節有度。或許因為這樣，現場有不少觀眾在這個豐富的互動過程中，相當可惜地排除了繪師和繪畫的重要性。

最後，特別值得一提的，或許是彩樓、光影戲布、落語席位和書桌共同搭建的舞台。在牯嶺街小劇場二樓，這樣的陣式創造了與眾不同的氣氛，即使演出結束，仍讓人想多待一會兒，細細品嚐「縱虎歸山」前後的世態人情和玄奇際遇。

14 蟑螂武林與尋找伯樂——《職男人生 3—達成激笑》的短劇評析

<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p=72810>

演出 | 面白大丈夫

時間 | 2022/3/20 15:30

地點 | 臺北市政大樓親子劇場

與其說職男人生是漫才團體的組合，不如說更像一個綜藝團隊，我們尤其可以從短劇的編排看到演員們發揮各種創意。在《職男人生 3—達成激笑》中，他們最花心思，同時也是觀眾最買單的，正是兩齣短劇，其中四位演員加上客串的林木森討足了大家的歡心與笑聲。因此，本文只聚焦在短劇部分。

〈蟑螂〉描述三位室友害怕和對付蟑螂的過程。每一位都假裝不怕，但當怕和逃的時候都各出奇招。當耿賢去冰箱拿飲料，往右舞台前進，下一個瞬間卻被蟑螂嚇出來時，竟是一句話也不說，整個人直接大動作側翻回舞台中央，故作鎮定！三位室友在各自一輪往返後，為了對付蟑螂，手中都有不同的武器，包括掃把、拖鞋和殺蟲劑。

相信不少觀眾跟我一樣，當演員們談論了半天的蟑螂終於從右舞台出現時，都大感驚嚇，但下一秒又立刻笑出聲來。驚嚇是因為代表蟑螂的服裝顏色太深，跟舞台、燈光和其他演員的服裝反差太大，而且「這隻蟑螂」還是快速奔出；大笑是因為我們馬上發現，扮演蟑螂的就是職男們的萬年客串好友林木森。

木森蟑螂站起來後，一下兇兇鬥狠貌，與每一個腳色過招，一下又從環保和生態的角度訓斥人類的傲慢，故作說教的樣子引人發噱。當蟑螂和人類開打後，其他演員甚至執起手中武器，擺出陣勢，舞台上頓時形成一場武林大會，演員們的肢體動作在此是一大亮點，木森蟑螂被噴了殺蟲劑之後開始滿場飛更是好笑！

另一齣短劇〈臥底〉不只好笑，對於每個腳色的描寫更是細膩。咖啡店員是殺手，在店內面交毒品的兩人中，有一位則是臥底警察。殺手渴望手沖咖啡的技藝被讚賞，臥底警察則試圖揭露埋伏多年的成果，偏偏與之面交的毒販忘了帶貨，手提袋中只有一些衣褲和酷似白粉的鹽、糖……和麵粉（天啊，倒底有哪個糊塗的毒販會無厘頭到拿著這麼多類似白粉的東西赴會？！）。當幫派老大走進咖啡店檢驗交易成果時，竟也不太留意這些發展，直到真正的警察（與臥底警察連線）入內，一切才東窗事發。

好笑的是，殺手發現老大正是他要暗殺的對象時，卻因為在場只有這位老大懂

得品嚐他的手藝而心軟；而臥底警察舉槍準備朝老大開下去時，也因為老大對他的關懷和賞識而收手（畢竟也共事多年，有了感情），甚至乾脆將槍口轉向瞄準自己的警察同夥。於是我們看到，當老大一聲令下，三位持槍者（咖啡店員、臥底警察和毒販）就把槍口指向正牌警察（毒販沒有主見，看大家指誰就跟著指誰）；當後者一陣義正詞嚴，他們又迅速把槍口指向老大，陷入超爆笑的僵局。

總的來說，兩齣短劇的精彩之處仍建立在一套常見機制：重複而後收攏。重複是元素的漸進鋪排，收攏則引爆此前所有笑料，起到回顧作品的宏觀效果。〈蟑螂〉藉由演員在時間順序上逐一前往廚房探查蟑螂的蹤跡，鋪陳腳色們的搞笑方式；隨後，蟑螂的出場則扭轉且強化了現有氣氛，一次性地把之前各個腳色的笑點整合起來，加以回擊，與相聲中「抖包袱」的功用一致。

至於〈臥底〉一劇，只要看過職男人生的其他作品，就知道警匪互動是常見的題材。這裡的「重複」並不發生在咖啡店員、臥底警察、毒販的依序出場，而是在故事發展時，不斷提點他們的個性（毒販糊裡糊塗）、喜好（殺手／咖啡店員著迷選豆及手沖技法）或任務（咖啡店員實為殺手，交易毒品的黑道則是臥底警察）。有趣的是，在此負責「收攏」的有兩位，即黑道老大和正牌警察。他們依序進場後，此前零散的橋段被統合，根據每個腳色的設定，老大能夠一次調動咖啡店員、臥底警察和毒販，正牌警察亦然。正是讓每個腳色的功能彼此嵌合，我們才能在劇末看到黑道老大和正牌警察分置舞台兩端，指揮另外三個腳色舉槍，改變瞄準對象。

最後，請容我私心一提，林木森這樣的演員實在舉手投足都是笑點。在職男的其他作品中，他扮演過陰柔的男性和訓導主任，每次都讓原有的笑料大大加分。在《職男人生3—達成激笑》中，他飾演闖入咖啡店的正牌警察。最後，這位警察在槍戰中中彈，沒料到卻未有大礙，只因胸口藏了數面金屬獎牌——此前，他在台上已經自嘲也被嘲笑，長得像曾拿過溫布頓女雙冠軍的謝淑薇（兩人的照片搭配影像一起播放……）。演到這裡，我已經笑到流淚，回過神來，一場好戲已經歡樂落幕。

15 笑談必須「大小聲」《漫才日曜日》

<https://pareviews.ncafrog.org.tw/?p=73051>

演出 | 漫才少爺、菜冠雙頭、乾拌麵、海放小子

時間 | 2022/4/03 20:00

地點 | Two Three Comedy

這次的《漫才日曜日》由四組團體連袂演出：漫才少爺、菜冠雙頭、乾拌麵、海放小子。在團體依序登場自介後，他們首先各自帶來一段漫才，隨後在台上一一起玩遊戲（大喜利）。雖然在整場演出中，遊戲的部分超過一半，但漫才中的某些現象卻值得一提，尤其是高分貝的菜冠雙頭，因此本文只聚焦在活動上半場。

乾拌麵的段子是演過相當多次的「小偷」，由大弋和夏普討論彼此的志向開始。幾處笑點來自裝傻把小偷的「偷」置入「偷窺」等跟物質盜取無關的動作，小偷的意義因而被模糊和擴張。再一次，我認為乾拌麵更適合主持，尤其所有團體講完漫才後，夏普流利解說遊戲規則時，論其台風、語速和腔調，都頗有風範。

海放小子曾經解散，除了今年一月的表演，平時難得同台。兩人的段子似乎不及演員特質來得趣味，不管是裝傻還是吐槽，發發和哈利的面部表情均略帶一股無辜、隨喜和淡定，不演時也充斥著「好啊，怎麼樣都可以」或「我怎麼會在這？不知道，但也沒關係」的和諧——抱歉必須承認，打字的時候，觀演時明明清醒的我卻怎麼樣都想不起來昨晚他們到底講了什麼，之所以執意寫下，是因為我相信這樣的失憶不是特例，值得討論。

漫才少爺的兩位演員太田和三木過年前曾回日本，現在再次來台表演。也因此，他們的段子與台日兩地往返有關，開了隔離十四天的玩笑：隔離完直接回日本或台灣繼續隔離，幾乎沒有玩到，前往異地仿佛就是為了隔離（由於回日本待了一些時間，所以他們自嘲快忘了中文怎麼說）。隨後，太田說要帶媽媽來台灣而三木則搞笑說要帶他們去菜市場的段落也相當趣味。

之所以跳過菜冠雙頭，先提漫才少爺，是因為這麼做有助於切入本文的主題：演員的音量。漫才少爺在四組演員展開段子前的自介階段，即配合主持人的「反話攻勢」回答自己「討厭台灣」——三木超大聲喊出。漫才少爺兩位中文不太輪轉的演員，時常透過音量的提高助長氣氛，似乎不這麼用力，許多想要的舞台效果是達不到的。

在這晚的台灣演員中，菜冠雙頭便能被歸類為這種「大小聲」（台語）系的漫才團體，相信看過他們表演的觀眾都不會否認。菜頭和冠冠的造型和隨之而來的氣質分屬「傻瓜」和「流氓」，但要論表演時的音量，兩人可謂不分軒輊。菜冠雙頭的表演全場最短，短到漫才少爺上台時都表示訝異，但我卻認為是這晚最好玩的。

兩人的對話從《海賊王》主角在中台兩地翻譯名稱的差異入手，隨後大開諧音和音韻的玩笑。對著同一支麥克風，菜頭和冠冠分立兩旁，一人不斷說著「下屬／笑鼠／嚇屬（死）」，讓大家搞不清楚是什麼意思，稍後乾脆置換成《咒》的金句「火佛修一，心薩嚙啤」，雙手節印，玩起流行的電影眼。牛頭不對馬嘴，完全無厘頭，演員表情卻又真摯而誇張，煞有其事。菜頭的肢體時而跟著音量的大小激昂擺動，激動程度全場最高。冠冠雖然人高馬大，但高聲叫喊配上大動作，一點也不讓人覺得遲緩。

顯然，除了大動作，高分貝在漫才中同樣重要。這兩種「可見」和「可聽」的肢體動作，有別於撐起笑料的文本或概念（在表演藝術的傳統中屬於編劇的工作），雖不是根本的，卻絕對不可或缺。如果裝傻依靠的是一種「理所當然」或「自以為是」，吐槽是一種「規範」和「勸戒」，那麼兩者要自我貫徹，當然必須「大聲一點」，盡其所能地表達、表現。於此，那些暗啞又無形、尚處於想像和文字世界的「文本」才進入世界，落實在我們眼前。

大聲代表「好想讓你知道、好想對你訴說」，結果喊出、吼出的內容卻莫名其妙，沒有明確所指，這本身就是一場荒謬，有其可笑之處。如此的喧嘩延續到活動下半場，為同樣鬧騰的遊戲開了一個歡暢的場。

16 大海航行靠搞笑《請支接收銀》

<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p=73606>

演出 | 娛人時代

時間 | 2022/04/16 20:00

地點 | 信義威秀 3 廳

娛人時代的新作《請支接收銀》罕見地在信義威秀影廳演出，自然少不了利用平時播放電影的大螢幕。

開場我們首先看到一連串電影播放前的諧擬告示，之後是第一支「正片」：螢幕上，喜德扮演毒品走私犯，強硬把尼尚綁進車裡。巡邏員警路過，因為尼尚在車內不斷掙扎，遠遠看過去，只見一陣「車震」（部分觀眾在此已經笑出來）。沒料到由現點現做的哈利所扮演的員警打開後車廂，尼尚滾出來後，竟被員警「好心」塞回，還提醒喜德掉落的东西已經放回，連綁匪都傻眼……。

接下來是各個演員的「真人現場 LIVE 演出」。這個標語算是這次演出名稱的副標，在劇場中，這本來理所當然；不過，在電影院搬演漫才和短劇確實需要被強調，尤其還跟準備好的錄像交疊出現。

當晚的漫才和短劇不少，但多數觀眾可能跟我同感，認為小蓉包、尼尚和喜德演出的「海盜船」劇碼最爆笑，聲光效果也最好。小蓉包裝傻的功力向來有目共睹，這次擔任「海賊王」（姑且這麼稱之）更是竭盡所能搞笑。喜德是她的跟班，尼尚是新進海盜，兩人是雙吐槽。一個我很喜歡的哏：菜鳥被要求重新取名，因為是海盜，所以名字必須壞一點，於是被賜名「吸管」，只因吸管非常破壞海洋生態！那海賊王的名字想必壞透了吧？沒想到叫「淑惠」，只因為「淑」有個「水」字旁！

上述段子取材自「新人入黑道」，其實頗為常見：新人要加入黑道，既有成員為了給新人下馬威，開始比壞，沒想到一個比一個弱、離題、荒謬。儘管如此，尼尚的無辜、小蓉包的自我感覺良好和喜德不長腦的跟班相，還是相當討喜，令人覺得哏是老的好。

在這齣短劇中，大家最驚艷的是三位演員非常認真地跳了好幾支街舞，當然是搭配律動感十足的音樂；不只如此，演員們的表情——小蓉包的自信、尼尚的不情願和喜德的狀況外——也徹底融入舞蹈。舞蹈的編排非常清楚地描繪了大海航行的狀況：眺望、升降風帆、甲板奔忙。除了點題的身段外，演員們的好身材也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最後值得一提的，或許是這齣短劇的「影演」互動。

事實上，在劇場中使用錄像一點也不稀奇。別的戲劇類型不說，在喜劇界，面白大丈夫就時常使用錄像，幾乎到了「真人現場 LIVE 演出」和錄像一樣重要的程度。這麼做很聰明，除了讓觀眾體驗笑點在不同媒材的呈現方式和效果，也能務實地讓演員在錄像播放時休息，觀演雙方不至於太疲乏。

在海盜船中，娛人時代更進一步讓影像和演員有所互動：螢幕上播放著設計簡單的鯨魚（第一時間跟海豚分不太出來？），隨著牠在畫面左右來回跳動，演員也看向不同方位。這個段落真正「連結」了「真人現場 LIVE 演出」和錄像，而不只是讓它們「雙軌並行」。可惜段落不長，否則這種互動將產生更多跨媒材的反思，也讓笑料的來源更豐富。

17 你信教了嗎？《好好笑女孩》占立喜劇

<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p=74388>

演出 | 好好笑女孩

時間 | 2022/05/21 15:30

地點 | 線上直播（月半窩表演空間）

好好笑女孩由維拉、QQ、阿花、班班、康蒂、沛沛演出，黃小胖主持。當我寫下這些文字時，才發現表演沒有名稱；再看一次售票資訊，「好好笑女孩」似乎既是表演名稱也是演出者／團體名稱，看來是「同名演出」？無論如何，這場「占立喜劇」（原「站」的「立」字旁和「占」被分開並顛倒）卻透露出一個獨特的世界觀。以下先用一些篇幅簡述經過。

開場黃小胖率領一眾女孩（包括最有女人味的生理男沛沛），以媽媽桑身分自比，逐個介紹登場的演員，我們得知今天的演出不只是喜劇，還結合了占卜。演員們抽籤和解籤的動作符合占卜一問一答的形象，這樣的過程其實就是漫才或脫口秀中常見的大喜利或遊戲機制，只不過「怪問」以抽籤代替，「趣答」以解籤代替，轉換相當聰明。好好笑女們還邀請一位五刷的男性觀眾上台互動，獎勵成了表演的一環。

演出至少有五齣短劇，穿插著漫才，彼此看似獨立、隨意安排，其中幾齣卻似乎有一條主軸貫穿。一開始是班班飾演的考生向 QQ 飾演的土地公詢問課業，後者表示這項業務屬於文昌帝君，隨後卻發現這位考生已分別參拜過後者和媽祖娘娘（維拉飾），而兩位同業／上司都把業務丟給土地公。

接下來的短劇由康蒂扮演老師，負責帶領兩位心智幼兒化的學生（阿花和 QQ），教她們學會「忘記」。在「靈魂特訓班」中，角色們都已經死了，所以必須徹底拋下生前記憶才能順利投胎。兩位學生被餵食「孟婆湯精華飲」，由於父母往往跟小孩以疊字對話，康蒂老師也展開一連串疊字訓練。

另一齣短劇的故事發生在停屍間，維拉已死，阿花戴著长假髮飾演維拉的靈魂，沛沛則是驗屍醫生。演員維拉討厭諧音梗，阿花開始講出大量諧音梗，並自嘲「死後怎麼反而那麼愛諧音梗」。在同一個空間，班班被誤認為死去的大體，跟醫生展開彼此猜疑的互動，沒想到最後班班真的被維拉的靈魂殺死。

演出最後，我們再次回到最初那位女學生祈願的廟宇。這回她要問的是遺傳學概論，因為隔天就要考了。神明們又爭論起這個業務屬於哪位同行（當然是註生娘娘），甚至為了省麻煩，事先安排好女學生擲筊的結果——跟高中生作答一

樣，結果類似「〇〇X X X〇〇X〇〇」之類是非題的順序。毫不意外地，話題被帶到性——遺傳學關注的就是怎麼把基因「遺傳下去」，女學生因而很在意自己能否覓得如意郎君，生下混血兒。沒想到，這時沛沛飾演騎單車的西方摩門教徒，路過時一句「你要信教嗎？」被誤聽為「你要性交嗎？」，「Motel，不行！」則被重述成「Motel，pussy！」幾個月後，女學生完成心願，懷著大肚子重回廟宇。

總的來說，除了中間的短劇「人工智慧冰箱」和幾段漫才（康蒂和斑斑的「小皮球，『想交友』」，以及沛沛飾演奧客跟全自動化店家對話），角色們可謂處於一個充滿神鬼的宗教世界（演出開始和結尾的短劇），由此出發，衍生出死與生。在死方面，我們看到停屍間的段落；在生方面，非各種性的聯想和明暗示莫屬；死生之間，則有訓練遺忘的靈魂特訓班。

喜劇可能不太適合由這樣的傳統戲劇架構及腳本編排來詮釋，但看似各自為政的短劇，搞笑的元素卻工整地以這些超自然和生死的背景一以貫之，不知這是好好笑女孩有意而為，還是碰巧促成，又或是我過度聯想。時下喜劇演出不乏個別段子之間的互文，卻少見題材如此匹配到能構成一個世界的例子。比起笑料本身，這個現象可能更值得玩味。

18 開演前後的漫談／彈——《好啦！達康！》第六季第二集

<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p=74402>

演出 | 躍演

時間 | 2022 / 05 / 21 19:30

地點 | 中影八德大樓演講廳

《好啦！達康！》第六季第二集的正式演出，由兩段漫才、兩段遊戲和一首晚安曲組成；現場依舊近乎滿座，大家不畏疫情的表現凸顯出對這個成軍多年的漫才組合有著無限支持。

第一段漫才講的是「如何讓世界記得自己」。吐槽的阿達本意是思考漫才師如何能有經典作品傳世；或者，不論志向或職業，人生在世，總渴望能留下一些重要事物被他人憶起。然而，裝傻的康康第一時間卻把這個主題理解成人死之後被悼念的方式，如設計紀念碑、紀念館，順道把話題轉向如蔣介石的銅像設立；看來，必須成為偉人才能被人紀念，但蔣介石是偉人還是……——可想而知，這樣的政治性對話再發展下去很不妙，於是馬上被阿達制止。

其中一個哏特別爆笑：阿達糾正康康，說兩人討論的是「搞笑的事業」而非「紀念的方式」時，康康卻說，紀念法老王的金字塔既是陵墓，也是為搞笑而設立的。阿達表示不解後，康康竟模仿起埃及壁畫上的人像姿態——人像的雙手雙腳，因為不是以透視法繪出，所以看起來不太自然——認為法老王那樣站立或走路有夠好笑，值得紀念！這個段子的邏輯是常見的「一個命題，各自表述」，裝傻不斷把吐槽所欲嚴肅談論的事情强行扭轉成自己的（錯誤）認知。

第二段漫才則是以阿達搬家為背景，漫才老搭檔康康不斷死纏爛打，說要當第一個去阿達新家拜訪的人，甚至非常在乎自己不是第一個知道阿達搬家的人。過程中，幾次玩了諧音哏和接字哏，如阿達的「姊夫／幾乎／肌膚（之親）」、「荊棘／金桔／金吉（拉）」。一鎮鬧騰之後，康康在阿達房間內瞎扯，最終說出自己只差沒在床上大號，演出就這麼以強尼戴普和安柏赫德離婚官司的時事哏作結。這個段子的邏輯是「將命題推到極端」，雖然常見，但依然有趣，特別是康康裝傻時的欠揍表情。

兩段遊戲也很精彩。第一段由兩位演員抽籤，回答觀眾入場前在紙條上寫的問題。小熊軟糖被說成是橡皮筋做成的（為什麼吃小熊軟糖會拉肚子？）、包括自我放棄和耍廢等自己所做的全部決定永遠都是正確的（處理不完的人生課題該怎麼辦？）、純友誼和「侯友誼」的諧音聯想（男女之間有純友誼嗎？）。可想而知，這裡的「回答」都是發揮想像力的結果，混雜著瞎掰和正經。

第二段同樣由兩位演員抽籤，扮演觀眾所寫的人物設定。比較不同的是，這一段由第三位演員哈利在幕後獻聲並設定情境，達康兩人必須在該情境下設法演出紙上描述的內容讓大家猜，不只是傳統的比手畫腳。這裡最令全場驚豔的，是康康為了演出「拿成仙女棒的魔法師」（不確定全文是甚麼）所跳的一場即興舞，完成度之高讓大家很難相信是即興的結果，阿達和哈利也都驚呆了。

即興可能是整場表演最讓人拍案叫絕的地方。事實上，雖然精心準備的段子和遊戲都很有趣，但每次欣賞《好了啦！達康！》，讓我真正聚精會神的段落都是正式開演前的兩人寒暄和結尾時的晚安曲；僅僅坐下來聽演員講段子，已經不夠了。

不像漫才有一個主軸，觀眾只要把注意力交給演員就好，開場的寒暄並非正式演出，卻又發生在舞台上，若視之為主持，仍屬廣義的表演。以此一派輕鬆的閒談開場，就算不太有明顯的對話主軸，而話題又可自由拋接和轉換，實際上卻是一個岔路過了還有一個岔路，路路之間的銜接不能過於風馬牛不相及，更不能耗盡觀眾欣賞正式演出前的耐心，著實不易。

面對這樣的情況，至少對我來說，很容易展開「這樣哈拉真的不會太久嗎？」「現在的話題還滿有意思的，不要太快就跳下一個啊！」「怎麼從上一個話題聯想到這一個？」等心內小劇場，一邊感受演員的親切，一邊擔心他們是否能拿捏好對話，一邊又因為這股擔心而開心、快意。

晚安曲除了上述的即興，更加上即時編曲和演唱，歌詞則來自觀眾寫下的人物設定；由於這些設定並不連貫，抽籤的結果也屬偶然，達康必須即時將它們串起，考驗更勝開場的寒暄。在康康彈奏的吉他聲中，大家透過兩位演員時而苦思時而對望的動作感受他們正燒著腦袋，尋覓下一個詞、下一句話。此間的笑料除了瞎掰的劇情，還包括演員臨時發想時的措手不及，跟漫才時的氣定神閒（不管裝傻和吐槽的角色要求他們多麼慌亂或認真）大不同。

開演前後的「漫談／彈」是達康之間默契長期積累下的臨場發揮，在安排好的「漫才」跟與眾同樂的「遊戲」之外，構成整場演出同樣關鍵的第三個元素，相信這也是令所有達康迷引頸期盼每一季《好了啦！達康！》的原因。

19 兩段脫口秀的比較《地方媽媽辛苦了》

<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p=74475>

演出 | 乾拌麵、巨陽尼、不知火、來一發

時間 | 2022/05/26 20:00

地點 | 3 Café Studio

三咖啡可能是這半年來僅次於二三俱樂部最常舉辦喜劇演出的空間，我在這邊欣賞表演的次數也越來越多。這回仍由乾拌麵主持，帶領大家玩遊戲，其他演員則有不知火、巨陽尼、阿發和筆筒。

開場是活動製作人筆筒的暖身。他以快篩的「一條線」讓人聯想驗孕的「一條線」，並以快篩時「插很深」暗示性交動作，不斷帶到演出名稱的成人屬性——「地方媽媽」意味深長——也對照現場竟有未成年小朋友出席的意外狀況。

接著，就像之前幾次演出一樣，由乾拌麵（大弋和夏普）主持，跟所有演員遊戲。「五花八門 DIE」由觀眾以「種類」（如水果或花）出題，讓演員回答；說錯、結巴和重複者就「DIE」，出局。例如，以水果為題，大家必須快速答出「蘋果」或「香蕉」等；以花為題，則有「蘭花」或「水仙」等答案。

隨後是「來一發」的漫才（大弋和阿發〔海放小子成員〕的首次組合，海放小子不刻演出）、不知火和巨陽尼的單人脫口秀，穿插乾拌麵的漫才和以慶祝母親節為名的即興短劇，最後是「崩壞童話」的遊戲：由乾拌麵主演，濃縮著名童話故事，進行中，抽取觀眾入場時填寫的紙條當作台詞。可想而知，前言不對後語的結果非常爆笑！

「來一發」的內容，講的是交友軟體的設計，大弋（裝傻）和阿發（吐槽）的重點圍繞在直男想像的女性特徵。不知火因為在整場演出中年紀最長，正好能拿自己的歷練來開玩笑。巨陽尼聊的是跟太太的性關係，以此衍生出各種情趣和笑料。兩位的段子都講過不只一次，至少就我的經驗來說，二月即在新竹遠東 SOGO 聽過相同版本。不過，三咖啡的空間溫馨，觀演關係更緊密，除了感受更深刻之外，也很能啟人深思段子的機制。這邊就以不知火和巨陽尼為例。

他們都是單人脫口秀，但談論的內容性質恰好相反。不知火不斷以自己的年齡為笑點，不管是說「自己沒有打過甲午戰爭」「被執政黨徵召，因為被認為參加過八二三炮戰」，還是「被年輕女孩借衛生棉，很尷尬（更年期女性可能已停經）」，在在給人自嘲帶來的辛酸和不得已，有時候真令人有些不忍。喜劇之所以有趣和獨樹一格，在於它能超越倫理批判，亦即好笑到一個程度，不用也不

應在意是否不尊重當事人；在不實際侵犯的前提下，話語上的僭越成為幽默的元素。這些情態都發生在不知火的演出中，可惜在主題的編排上，她的段子不太有清楚的敘事或先後關係，話題之間難免給人東拼西湊之感，轉換稍嫌生硬，容易使人出戲。

反觀巨陽尼（鬢角和鬍子都非常濃密！），談論的內容不只是自己，而是自己和太太的（性）關係。從隆乳到角色扮演，形塑了很明顯的焦點，讓觀眾專注在事件的發展上，藉由其內在邏輯感受演員鋪排的哏。換句話說，喜劇講求閑散，卻不能鬆散，敘事的存在反而更好操作笑料，巨陽尼完全掌握了這個要點。

然而，在個人風格上，巨陽尼的「西式身段」——常見於西方脫口秀——卻過於安全，不管是咬字還是斷句，乃至眼神和身體在舞台上的移動，都相當友善，甚至過於，因此不夠衝擊，我們完全可以在網路上看到類似的英美脫口秀演出。倒是不熟悉知火的個人風格，確實有一種「長輩關懷和訓話」的樣子，讓人聯想到中小學行政人員或鄰家雞婆大媽的口吻（真讓人頭痛啊！），甚至青出於藍，真正具有「東方特色」；這可能真的是由演員自身的年紀和歷練所薰陶出來的，其他人模仿不來。

至於兩場遊戲（五花八門 DIE 和崩壞童話）與即興短劇（母親節），儘管現場氣氛歡騰，笑料百出，卻不太能帶出上述兩位脫口秀演員給人的反思；兩場漫才（乾拌麵和來一發）的表現則在情理之中，不在意料之外，我們看得出演員互動時，總有一方正在預料下一步對方怎麼走，以便自己也跟著演或說下去，因此不夠自然。此外，兩場漫才也各自為政，無須對照，故本文僅淺談不知火和巨陽尼，作為單人脫口秀邏輯的反思。

20 漫才師們，帥和幽默，兜幾？《漫才日曜日》

<https://pareviews.ncafroc.org.tw/?p=74517>

演出 | 菜冠雙頭、漫才少爺、哈姆、夏普

時間 | 2022/05/29 20:00

地點 | Two Three Comedy

這次的「漫才日曜日」由菜冠雙頭、漫才少爺、海放小子的哈姆和乾拌麵的夏普一同表演。他們各自帶來一段漫才，並且在台上玩了兩場遊戲。

漫才的部分，哈姆（裝傻）和夏普（吐槽）以「不存在」的醫病關係為題材來發展，哈姆扮演看似專業的診所人員，但就其永遠狀況外的態度和回應方式便知道，他既不是醫生也不是護理師，甚至是不是櫃台行政人員，誠然路人一位；夏普扮演病人，提出的所有問題和請求都被迴避或扭曲，笑料也建構在此。

菜冠雙頭的菜頭和冠冠以游泳為開端，兩人相撞之後，發生「靈魂交換」，之後的哏也從這裡出發。菜頭（這時其靈魂是冠冠）和冠冠（與前者相反）開始互虧對方，好比想看對方的下體或威脅用對方的身體去做本人不想做的事。菜冠雙頭的演出歷來以高聲量和大動作為標誌，這晚也不例外。

漫才少爺的段子可能是最極限的，不管太田（吐槽）做什麼，如騎車、買東西，三木一律以極為驚嘆的表情（瞪大雙眼，拉長下巴）回以「日本人」。我不知道這裡的哏是什麼——非日本人基於某些成見而對眼前日本人指手畫腳，又或是在地人對日本遊客投以異樣眼光時的說詞？也許只有漫才少爺自己了解。跟前兩段依照一套清楚的「機制」（醫病瞎聊和靈魂交換）來引爆笑聲不同，漫才少爺這段最無厘頭，但也最具顛覆性。

特重對話的喜劇（漫才、脫口秀和相聲等），首先都要求觀眾能夠好好聆聽，其次是對周遭事物和議題具有前備知識與關懷。因此，莞爾和歡笑看似放鬆、紓壓、與嚴肅的東西無涉，實際上卻建立在我們理解的大量意義上。當這些理解被以相反的、出乎意料的或意味不明的方式呈現，幽默於焉浮現。

三段漫才之後的遊戲也是如此。這次的遊戲以「選擇」為主題，要六位演員就幾對有爭議的選項選邊站，如「在租屋處，遇到蟑螂比較可怕，還是遇到鬼？」「比較喜歡女生的胸部，還是屁股？」「如果可能，你希望有讀心術，還是預知未來的能力？」「想要變帥，還是幽默？」「漫才組合中，裝傻比較重要，還是吐槽？」大家必須說出自己的看法，說服其他人。

其中，論點之間的糾結和串聯最是有趣。舉例來說，「『蟑螂會飛所以比較可怕』是站不住腳的，因為『鬼也會飛／飄』」和「讀心術比較重要，因為你只要讀到一個會預知未來的人的心，也就包下了預知未來的能力」等，都凸顯了搞笑所需的機智。至於「帥和幽默」、「裝傻和吐槽」的爭論，則反映出漫才師們的焦慮。帥的人說起笑話來，更容易讓人覺得幽默？或者，幽默的人自然可以讓觀眾覺得好看、覺得帥？最後，令人苦笑的是，所有演員都站到了「帥」的一邊。在裝傻和吐槽方面，有演員認為吐槽能勸阻別人，能夠帶來「阻礙」或「規勸」的快感。雖然如此，當兩個演員都是吐槽或裝傻，演出卻絕對進行不下去，因此兩個選項勢均力敵。

最後一段遊戲以罐頭佐料為對象，讓演員們從外包裝的標示中尋找詞彙作為「必殺技」，相互比拚哪個好笑。哈姆擺出決鬥的姿勢一本正經地說出「一百七十大卡」，最讓人覺得荒誕、趣味、脫力。

總的來說，這回「漫才日曜日」中，在論點之間對決與選擇的遊戲最深刻。姑不論演員們的互動節奏常常陷入大亂鬥，為了駁倒對方而狡辯、瞎掰真的讓歡笑充滿更多想法。諸如「胸部或屁股」、「讀心術或預知能力」之類的嘴砲確實無關痛癢，但拾起小事物大加爭論恰恰是有趣的來源；「帥或幽默」、「裝傻或吐槽」則如前述，讓觀眾在歡笑之餘一窺演員們的煩惱，為快樂和機智等情緒額外添加了一絲絲憂愁。唉呀，搞笑真的很難。

